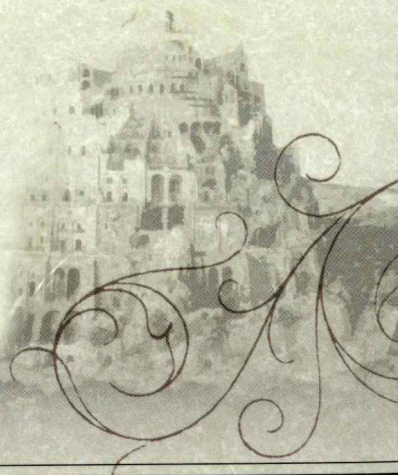


翻译史另写

杨全红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翻译史另写

杨全红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史另写/杨全红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307-08358-5

I. 翻… II. 杨… III. 翻译—语言学史—研究—中国
IV. H15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6505 号

责任编辑: 叶玲利 责任校对: 黄添生 版式设计: 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湖北省荆州市今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8 字数: 221 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8358-5/H · 739 定价: 19.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杨全红

男，1965年12月生，四川阆中人。先后游学于涪陵师范专科学校、四川外语学院、西南师范大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涪陵师范专科学校英语系和重庆交通学院外语系，现任四川外语学院外国语文研究中心（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教授。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在中国译论、中国翻译史及部分应用文体翻译方面有着较深的造诣。系中国译协理事、重庆市翻译学会常务理事、重庆市翻译专业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和重庆市社会科学专家库成员。



送给杨老师的新年之歌

(代序^①)

杜 佳

你手握的那卷厚厚的史稿^②
有熟悉或陌生的名字
灿烂如群星闪耀
书页在星光里的每一次翻动
在你静静的夜里
都和谐^③地回应着窗外
那连绵不断的阵阵松涛^④
你居住在开花的山林里
不远处就有深冬的梅林^⑤
清香正诗意地飘渺
而你深深凝望的天空
即使夜色茫茫
每一次你都能看见
天使^⑥在睡梦里甜甜地微笑

你选择的出发时刻
总在大地上依然沉睡的拂晓
那时候总会有一片智慧的绿叶^⑦
在晨风中从容地奔跑

早起的人们会欣赏着
滔滔江水中央^⑧
一只飞鸟的优美舞蹈

而我们总在铃声前的最后五分钟
急急忙忙地赶到
你会坐在我们的位置
宽容地听我们在讲台上
把以前不知道的问题
幼稚地探讨
周一的 116 教室里
常常充满了掌声和欢笑
而那栋旧旧的木质小楼
依然迷惑于这些问题的哲学注脚^⑨

只是有些话题
永远也不会变得古老
有时候
你和你的讲稿带着我们
穿越时光的隧道
于是我们可以在葱葱的译林中寻找
看那无尽的往昔
把译者的沧海桑田诉说多少

梅花的芬芳
开始在你的 POLO 里动人地萦绕
我们居住的这个城市的深冬
依然没有飞雪的飘摇
在这样的温暖里
新年的钟声随一封封的 mail

亲切地
如约而到
于是所有的祝福在这个季节
都充满了令人感动的美好

本书作者注：

- ① 2003 年秋，本人调至四川外语学院工作。到新单位后试着开设的第一门课程是“中国译论史”，对象为翻译理论及实践方向一年级硕士研究生。因为此前几未接触过相关内容，讲授效果可想而知。出人意料的是，同学们并不怎么嫌弃，部分同学甚至还体谅愚师虽无功劳却有疲劳而于新年到来之际不忘问候一声，本诗即当时班上杜佳同学之问候。多年来，本人一直珍视这份别致的新年礼物，原因无他，主要是其每每能让人忆起那段“蹒跚学教”的日子以及同学们的“手下留情”。在征得作者同意后，特以其代为本书序言。
- ② “史稿”即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是当时课上所用教材。
- ③ 本人英文名叫 Harmony，这里的“和谐”当与此有关。
- ④ 四川外语学院位于美丽的歌乐山麓，山上多松树，“松涛”其来有自。
- ⑤ 本人当时居住于重庆交通学院，该学府离南山不远，而南山上有一远近闻名的腊梅园。
- ⑥ 本人的小孩曾名“杨安琪”，“天使”因之而来。
- ⑦ 因为住地较远，上下班多有不便，于是购一 POLO 车代步。一段时间里，该品牌车的“名声”不怎么好，为了与相关戏说脱离干系，本人于是将 POLO 解为“般若”。而正在学习佛经译论史的同学自然知道“般若”即智慧，而且是大智大慧。
- ⑧ 上下班路上，本人需沿着长江行驶一段路程，“滔滔江水”中的“江”即此江。
- ⑨ 此处似有两门课程比较之意，一门是 116 教室的“中国译论史”，另一门是于一木楼教室开设的某课程，其中涉及哲学内容较多，同学们有些避难就易，似乎更喜欢前一课程。

前 言

近七八年来，因为种种原因，本人的学术研究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转向”：以往几不涉及的中国翻译史（包括中国传统译论及中国翻译家等内容）逐渐成为研究重点。由于坚持不辍，有关研究又渐次成为“新的增长点”。成果中较有“规模”者二：《走近翻译大家》（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和《钱锺书翻译思想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2007 年）。此外，还陆续撰成文章近二十篇，本书即为相关文章的结集。

《翻译史另写》之题意主要有二：一是说我国翻译史研究成果已然丰硕，本人亦不揣浅陋而另著同类专题论文集一册。二是说本书在某些方面不乏“另类”，比如，将学生的新年问候用作序言；文章不全是严格意义上的“史”；部分篇名看上去不怎么学术。最与众不同的恐怕还是书中的部分观点，比如：“爱国”并非朱生豪坚持译莎的首要甚或主要动力；中国传统译论可以用“旨”（具体表现为“存旨”、“达旨”等）一言以蔽之；“新译”并非生来就是专名，也并不独指玄奘的译籍；傅雷“神似”译论中的“神”当可解为“精气神”；钱锺书的“化境”不仅是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同时也可兼作“最高标准”。或许正是与主流意见不尽吻合而又能自圆其说，书中部分文章曾经被《东方翻译》、《上海翻译》、《外国语文》、《中国比较文学》、《中国图书评论》、《外语与外语教学》、《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四川外语学院学报》等刊物选用。

说到部分文章被刊用，在读者看来，我们一定幸福并快乐着。其实，乐几乎总是与苦相生相伴，而且苦（苦劳、苦楚、苦闷、

苦恼等)还往往在先。以本书为例,好几篇文章都曾在第一时间试投相关刊物,结果却几乎无一“活”出。因为屡战屡败,一段时间里,我们竟也怀疑起文章本身的价值来,甚至动过索性封笔了之的念头。后来再一想,文章刊登不出,原因可能比较复杂:不合用稿方针是其一,没有达到发表水平又其一。而即便质量尚可、方针也正确,文章还是可能发表不出,毕竟版面永远有限。文章既写出而发表不出,为其另寻归宿当是作者的分内之事。思去想来,觉得将同类文章凑在一起弄个集子似亦无可。由于心有不甘,在收集和整理相关文章时,我们又壮着胆子将其中部分篇什投去刊物,许是“时来运转”,2010年上半年里竟先后收到“拟用稿通知”数份。鉴于还有一部分文章估计怎么也难于见诸杂志,出版集子的计划于是照常进行,唯一不同的是,原来想用一個比较 sentimental 的主书名(即《不刊译集》,意思是一册不曾刊发的翻译文章之结集)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主名既已去除,便只剩下副题——《翻译史另写》。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翻译史”主要是中国的翻译史,而且又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翻译史。书名中的“翻译史”系广义,也就是除了真正意义上的翻译史,也包括翻译思想(史)和翻译家等内容。全书共收文十八篇,笔法不尽相同:有的多议论,有的重描述,还有的仅是过眼录。文章长短也不一,有的过万言,有的则为豆腐块。由于书中部分文章曾经发表过,为使行文大致统一,收入本书时在措辞、语气、称呼等方面略有调整。此外,相关文献中多次出现“钱钟书”一名,今遵“名从主人”之原则,一律书为“钱锺书”。

在中国翻译史研究方面跌跌撞撞地走到今天,成绩虽然不足挂齿,一直关心或提携自己的恩师与前辈却是怎么也难以忘记的。首先要感谢蓝仁哲先生,是他将笔者从重庆交通学院“动”回母校,也是他“安排”自己教授中国译论史等课程,博士论文还是他最终给定的题。其次,要真诚地感谢张佩瑶女士,她不仅希望笔者能为其大作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Discourse on Translation* 做做校对,

还曾于《重读传统译论——目的与课题》一文中对笔者的相关研究进行过评价，她说：“……再另一种方法，则通过考证一手资料及文献的工作，澄清传统译论研究中因为资料掌握不足而产生的误解或盲点。杨全红以这种治学方法做出了不错的初步成果。”（见《中国翻译》2008年6期）最后但绝非最不重要者，真诚地感谢方梦之和谢天振二先生，他们皆曾谬托自己以翻译（思想）史编写任务，“作业”虽未完成或者没有完成好，在此过程中却学到不少新知。

前文提及过我国翻译史研究成绩颇为不俗，这当是事实。且不说散于四处的论文，仅相关专著即有不少，如《重写翻译史》（孔慧怡）、《中国传统译论经典诠释》（王宏印）、《翻译文化史论》（王克非）、《中国译学理论史稿》（陈福康）、《西方翻译简史》（谭载喜）、《中西翻译简史》（谢天振等）、《中国科技翻译史》（黎难秋）、《中国翻译通史》（马祖毅等）及《五四以来我国英美文学作品译介史》（王建开），等等。正是有了这些先期而重要的成果，我们的教学与科研才能顺利进行。也正因为如此，拙书中部分观点虽然与某些学人不尽相同甚或相悖，但对其开创之功从来都心存敬意。更需说明的是，我们的观点也不一定正确，幼稚或荒谬皆在所难免，真心希望能得到学界大家或同行的批评与指正。

杨全红

2010年6月

目 录

一、饶舌“舌人”	1
二、“唐僧”是谁?——“唐僧”的姓名及其他	6
三、替翻译家解梦	13
四、他们仨:翻译连着你我他——傅雷、钱锺书、杨绛之间的 翻译轶事	22
五、众口“译”词话追思——“译”字挽联、寿联、诗词等 摘抄	37
六、“如影随形”并“左右人间”——谈译作《摩诃经》与 《天演论》及其影响	57
七、罗什、玄奘试比高——兼考译作流行因素并就某些问题与 孔慧怡商榷	63
八、“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二三事——从钱锺书《汉译第一首 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谈起	85
九、朱生豪译莎动力谈	97
十、误引作者,误告读者——翻译名言佳句误引举例	110
十一、《翻译论集》(修订本)之得与失	120
十二、《法句经序》学习补课	127
十三、万译不离其“旨”——中国传统译论中的“存旨”与 “达旨”等	147
十四、玄奘翻译理论辨伪	170
十五、“五种不翻”,老题新谈——兼论玄奘是否可称“(杰出的) 译论家”	183
十六、“古译”、“新译”等的名与实	195

十七、傅雷“神似”译论新探	216
十八、“化境”：“理想”耶？“标准”耶？	233

一、饶舌“舌人”

1

今天意义上的“译者”在我国古代有多种称呼，^①“舌人”便是其中之一。从以下文献之相关表述中，不难看出“舌人”的大致意思。韦昭《三国》中注道：“舌人，能达异方之志，象胥之官。”明王志坚《表异录·地理》中说：“译语人曰象胥，又曰舌人。”^②清赵翼有《同北野漱田观西洋乐器》诗：“年深习汉语，无烦舌人译。”

2

汉代通西域后，西域文化传入中原。东汉时期，汉灵帝刘宏12岁登基。在位期间，刘氏之衣食享乐非“胡”不欢，具体说来，他所喜好的都是胡服、胡帐、胡床、胡饭、胡舞之类。当时在汉人与胡人之间做翻译的，被称为“重舌之人”，汉代张衡《东京赋》里说：“重舌之人九译^③，僉稽首而来王。”“重舌之人”简称为“重舌”，薛综所注《东京赋》中有这么一句：“重舌谓晓夷狄语者。”

3

有论者曾经指出，“舌人”之说可能源自“反舌”。什么是

“反舌”呢？常见的解释之一：“舌本在前，不向喉，故曰反舌也。”《辞海》中则说：“古时因南方民族多卷舌喉音，故有‘反舌’之称。”不过，以上二解皆与翻译不搭界。东汉高诱曾有两个注解：“戎狄言语与中国相反，因谓反舌。”“反舌，夷语与中国相反，故曰反舌。”由此可见，“反舌”指的是与汉语不同的少数民族言语。或许正是基于此意，“反舌”逐渐与翻译有了不解之缘。《大戴礼记·小辨》中说：“传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谓简矣。”《吕氏春秋·功名》里讲：“善为君者，蛮夷反舌，殊俗异习皆服之，德厚也。”《水经注》卷二中则说：“又从葱岭出而东北流……应劭曰：‘反舌左衽，不与华同，须有译言，乃通也。’”

4

据分析，“舌人”主要指口译人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得明白：“然《国语》谓之舌人，特通其音声而已，不能究其文字。”因之，“舌人”的英语表达应该是 interpreter。^④不过，平日也曾见人将其译作 tongue man。从字面看，该译文应该无可厚非甚至不无创意，因为 tongue 一字同时兼涵“舌头”和“语言”二种意思。情况是否如是，似有待进一步考证，因为林戊荪说过这么一句话：西方早期的 tongue man 主要指翻译口头上特别“溜”（见王欣，2008：77）。真正与中文“舌人”对应的外文表达也许是拉丁词语 linguist（兼具“译人”与“语言学家”二义），因为该字的词根 lingua 即是“舌”。

5

把“能达异方之志”的“译语人”称为“舌人”，相信与舌头这一主要语言器官密切相关。关于“舌头”与“翻译”之间的关系，平日所见论述甚少，这里不妨讲述一则“故事”，从中似可间接品出一点东西来。鸠摩罗什是我国佛经翻译名家之一，其译经

态度一向谨严，质量更是有口皆碑。罗什本人也深信自己所译“必无差失”，要不，临终之前他该难以发出这样的誓言：“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见慧皎，1992：54）罗什圆寂后，人们在逍遥园火化其尸，果真“薪灭形碎，唯舌不灰”。（ibid.）

6

在我国古代，“夷夏之辨”思想影响深刻。王朝统治者甚至相关学人对“华夏”和“夷狄”的区分都十分敏感。孔子曾经感叹：“夷狄之有君，不如华夏之无。”孟子更是义正词严地指出：“吾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夷夏之辨”思想对于“舌人”的产生及其地位的高下皆有影响。当是时，中国和周围小国之间的交往是通过朝贡这种形式实现的。而外国的朝贡官员多不谙中文，要交流，自然少不了“舌人”。《国语·周语中》中有这么一段描述：“且唯戎、狄则有体荐。夫戎、狄，冒没轻儇，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其适来班贡，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诸门外，而使舌人体委与之。”视夷狄之人为“禽兽”，他们前来中国朝贡时连厅堂都不能进入，而只能在门外等候，我国当时的“上邦文化”心态在在可见。而“舌人”的职责是与夷狄“禽兽”沟通：或陪他们聊聊天，或帮他们转达一下进贡臣服之意，又或传达一下皇帝的懿旨，抚慰一下连宫廷中“馨香嘉味”都难以闻到的外族之人。这表明，在历史上，“舌人”的工作并不高贵。

7

如上所述，“舌人”的工作虽然曾经平凡，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地位和重要性并非始终如一。姜椿芳曾讲述过一则故事，从中可以看出抗美援朝时期“舌人”工作的重要，他说：“我国从前把口译工作者叫做‘通译’，^⑤能口译而又能笔译的工作者叫做

‘翻译官’。通译又称‘舌人’，那是更形象化的名称。从抗美援朝前线回来的翻译同志说：‘我们的舌头和战士的枪杆，同样都是打击敌人的武器。’这就把口译工作更形容得淋漓尽致了。”（见《翻译通讯》编辑部，1984：107）

8

我国古代有“舌人”之说，巧的是，西方某些国家也曾有类似表达。Daniel Defoe 所著 *Gulliver's Travels* 第三部第九章便有以下记述：主角去到拉格那格岛（Laggnagg）觐见国王，由于双方言语不通，主角格理弗（Lamuel Gulliver）于是照别人教他的话作答：“佛路佛特 德林 亚雷里克 都敦 帕拉斯查德 莫普拉喜。”字面意思是“我的舌头在朋友的口中（My tongue is in the mouth of my friend）”，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我请求带我的口译”。（见单德兴，2007：27）

注解：

- ① 有关称呼包括“寄”、“象”、“狄鞮”、“译”、“鞮译”、“象译”、“象胥”、“象寄之才”等。
- ② 相关引文同时带出了“译语人”、“象胥”和“象胥之官”等表达，其中，“象胥”和“象胥之官”是周代的说法，“胥”是小吏，“象胥”即通晓四方语言的官吏。“象胥”与“舌人”同义，但“舌人”未必当官。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更有大量胡人涌入中原，历史上称这些胡人为“昭武九姓”，亦即中亚粟特人的统称。“昭武九姓”善于经商，也兼任翻译。当时，他们被称为“译语人”或“译者”。唐代鸿胪寺专掌外交事务，辖下专司翻译的“译语人”有20名，各自通晓不同的外语。后来，“译语人”改称“通事”，大概在唐代末叶，或辽宋初年。南宋以后，始废“舌人”和“译语人”等称呼，通称“通事”。
- ③ “九译”是我国古代“重译”的另一说法。所谓“重译”，不是指一部作品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译本，而是指在翻译过程中用原语及译入语以外

的第三或第四种语言方能达到传递信息的目的。除了“九译”外，“重译”在我国古籍中还有以下多种说法：参（三）译、四译、五译、八译、数译、累译、重九译等。或许正是有“重译”之序，这才有“重舌（之人）”之职。详见《重写翻译史》第24~25页。

- ④ Daniel Defoe 所著 *Gulliver's Travels* 中有这么一段话：“It is to be observed, that these Ambassadors spoke to me by an Interpreter; the Languages of both Empires differing as much from each other as any two in Europe, and each Nation priding itself upon the Antiquity, Beauty, and Energy of their own Tongues, with an avowed Contempt for that of their Neighbor...”林纾《海外轩渠录》中将其“译”为：“方传使语余时。亦恃舌人传述。彼此历来。恒用其方音。以辱邻国。即欧西亦然。无足怪也。”从中可见“interpreter”与“舌人”的大致对应。详见《翻译与脉络》第99页。
- ⑤ 我国历朝历代都设有专人专职或专门机构从事翻译工作。仅就官职而言，周代有“寄”、“象”、“译”等；秦汉时期有“九译令”、“译官令”、“译官丞”；南北朝有“译令史”；隋唐时期置“通事舌人”；宋辽金时期分别有“润文史”、“译史”、“通事”；元朝设“怯里马赤（蒙古语，指口语翻译）”；明朝有“译字生”；清朝设“通译官”。这些翻译人员的级别不高，一些朝代的翻译人员甚至没有品级。清代的通译官一般为七八品，光绪年间，各使馆的头等通译官始提高待遇，定为正五品，限额一名，严禁超编。

◎ 主要参考文献：

- [1] 陈福康. 中国译论史稿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 [2] 姜椿芳. 略谈口译问题 [A]. 《翻译通讯》编辑部，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C].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 [3] 慧皎. 高僧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92.
- [4] 孔慧怡. 重写翻译史 [M].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
- [5] 梁启超. 佛学研究十八篇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6] 林戊荪. 翻译与语言文化探究 [A]. 王欣. 纵横：翻译与文化之间 [C]. 北京：外文出版社，2008.
- [7] 单德兴. 翻译与脉络 [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 [8] 夏征农. 辞海（1989年版缩印本）[Z].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